

名人故里之争：“吃独食”还是求多赢

本报记者 余英茂

7月9日，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《关于把握正确导向，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不宣传有争议、未认定的名人故里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，严禁利用反面或负面人物形象举办主题文化活动。

长期以来，各地为抢名人资源而纷争四起，从历史上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，到近年来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陆争夺李白故里，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，涉及我省的名人故里争议也屡见不鲜：周口与甘肃天水争伏羲故里，鹿邑、安徽涡阳、甘肃临洮争老子故里，安徽亳州争曹操、华佗故里，新蔡和安徽临泉争姜尚故里，商丘和安徽蒙城争庄子故里……

名人故里之争，已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，由此引发了无数口水仗。如何化解纷争，“吃独食”还是双赢？着实是一道考验地方发展智慧的新课题。

名人故里之争乱象纷呈

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曾说过，我的故乡不止一个。

近期，各地争夺历史名人的热度，就像眼下的天气一样炙手可热，乃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，也引起了很多地方的争夺。

5月29日，南阳市的数百网友在卧龙岗前拉起条幅，30名小学生齐诵诸葛亮的名作《出师表》，现场还有人砸毁一台电视机，并征集拒看电视剧《三国》的游客与市民签名，以抗议《三国》称“诸葛亮躬耕地”是襄阳。

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《三国》不仅引起南阳人的强烈不满，更是将“持久”的名人争夺战推向高潮，引发了“连锁反应”——河南永城和安徽亳州争曹操故里；重庆奉节、四川彭山全民动员，寻找刘备墓，两地相继有人要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开挖各自的刘备墓；赵云、貂蝉也成了争夺对象，河北正定、临城与四川元氏争赵云故里，甘肃康乐、陕西西眉、山西忻州争貂蝉故里；三国美女大乔小乔的故里，则引发了湖北嘉鱼、河南商丘、湖南岳阳、浙江义乌及安徽潜山、庐江、南陵等五省七地的激烈争夺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

更有甚者，一些地方找不出名人，就打起了文学作品的主意，花样也不断翻新：山西、甘肃、陕西多个地方抢起了貂蝉故里；孙悟空、观音也先后“被故里”，山西娄烦县宣布开发“花果山孙

大圣故里风景区”；四川遂宁不仅打出了“观音故里”的旗号，还举办选秀大赛，选拔形象大使。让人惊异的是，名著《水浒传》中虚构的文学人物，集奸商、恶霸、大淫贼于一身，臭名远扬的西门庆，竟然被三个地方当成了香饽饽，争着当其故里，实在令人大跌眼镜！

将历史名人作为商标进行抢注，成了很多地方不约而同的行动。记者在国家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中，输入关键词“故里”进行查询，查到以故里命名的旅游类商标115个，其中既有黄帝、轩辕、仓颉，也有老子、孟子、孙子、墨子，还有荷仙、哪吒、唐僧，我国古代四大美女的名字也被作为商标抢注一空。

面对各地名人故里之争此起彼伏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现象，有人赋诗曰：

天上大圣傻了眼，人间几多花果山。
名人户籍多纷扰，火眼金睛难看穿。
唇枪舌剑为赵云，对簿公堂争诗仙。
更有西门大官人，两省三地会金莲。
人人要吃唐僧肉，处处故里抢得欢。
名利渐欲迷人眼，折腾何处是乡关？

纷争不息为哪般

新浪网的调查显示：网友认为各地争夺名人故里的原因中，“无非是为当地争取旅游资源，发展经济”的，有58.3%，认为“争作历史名人故里”的，有5.1%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很多地方重视，而拥有“名人故里”的金字招牌，会增加地方的文化底蕴，带来“眼球效应”，从而促进当地发展。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，对名人故里之争作出了很好的诠释。

毋庸讳言，很多地方争抢名人故里，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博弈，一些地方也由此获得了经济回报。2005年11月11日，我省虞城县的“木兰传说”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虞城县趁势打响“中国木兰之乡”品牌，面向海内外连年举办“木兰文化节”，这个不起眼的豫东小县受到广泛关注。近年来，虞城利用木兰之乡品牌招商引资100多亿元，故里经济巨大的产业价值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挖掘名人资源，就可以开发旅游景点，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。一些地方曾抱着这样的美好初衷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，高回报与高风险，就如一把双刃剑，新建的景点能否被市场认可，却是一个问题。

三国时期，曹操和袁绍在中牟官渡进行了一场恶战，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。1993年，中牟县投资1680万元打造“官渡古战场”，再现昔日那有诸多英雄豪杰参与的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。这个景点开业之初着实火了一阵，

然而，风光一阵过后，很快便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，无奈地变成了新的“遗址”。

统计显示：1999年，官渡古战场的经营收入为38981元，2000年跌到10616元，2004年之后，每天的门票收入不足30元，入不敷出。

目前，很多地方已形成一套固定流程的名人故里旅游“营销模式”：组织专家学者挖掘名人资源、巨资修复故居遗址、大力推介宣传、举办节会活动等，以招商引资，发展旅游业。

在利益驱动下，历史名人的身世尚未考证清楚，一些地方便抱着“不挣白不挣”、“先建起来再说”的心态，大肆制造“人文景观”，修建与名人有关的旅游仿古工程，欲在名人经济的大蛋糕里分一杯羹。一些地方不惜大兴土木，动辄投入上亿元兴建名人文化旅游项目。我省鹿邑投资2亿元恢复重建老子明道宫、太清宫，仅明道宫景区就占地10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达1.5万平方米；安徽涡阳花了120万元，建了一座老子骑青牛的铜像，但游人在两地看到的，只是一堆铺张的仿古建筑，难以领略老子的精神内涵及文化特质。

老子可谓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。我省鹿邑与安徽涡阳县同处道家文化发祥地的涡河两岸，以前，老子诞生在鹿邑的观点，正史中并无争议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一个叫马炳文的道人提出了老子故里在涡阳的观点，引起了鹿邑人的激烈反击。围绕着老子故里归属，两地人唇枪舌剑，口诛笔伐，一发而不可收，争论一直从民间蔓延到了官方。

从1997年至今，在百度“鹿邑吧”、“涡阳吧”和“人龙论坛”等道学研究网站上，多是有关系老子故里归属的争论。两地人争论不休，甚至演变成相互谩骂和人身攻击，就连两地的公务员也以网友名义加入其中。最初卷入争论的学者，已从壮年走到了暮年，纷争持续近20年仍无结果。

早在2004年，鹿邑县就成立了老子文化开发办公室，大力实施“老子文化强县”战略。该县先后投资6亿元，建设了老子文化广场、老子故居等景观，形成了老子故里旅游景观群。

涡阳县也不甘落后地打老子牌，包装老子旅游产品。除了组织专家学者立说，该县打造的老子文化旅游景点天静宫，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建到了第三期。

化解纷争考验发展智慧

其实，争抢历史名人并非中国的“特色”。



南阳和襄樊对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了数百年

瑞典历史学教授巴特曼说，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。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“诺贝尔故居”、“诺贝尔小屋”、“诺贝尔学堂”等招牌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，在德国，歌德有两个故乡，马克思有三个故乡。

与中国不同的是，国外很多城市市的并非历史名人的故里，而是竞争谁对名人的遗迹保护得好，他们不会随意用纳税人的钱建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。与国内一掷万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上海世博会上展示的丹麦“小美人鱼”，个头不到1.8米，却被丹麦人视作瑰宝。

近日，山东滕州宣称“墨子故里在滕州”。很多鲁山人因此呼吁，河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，应当反击滕州方面的误导宣传。

河南墨子学会副会长、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萧鲁阳告诉记者，从墨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，墨子活动的地方在河南鲁山，当地保留着很多墨子著作中的古迹及风俗。墨子故乡在鲁山，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。

针对硝烟弥漫的名人故里争夺战，萧鲁阳不无忧虑地表示，他们不会作无谓争论，而是要深入研究，还原历史真相，确定墨子故乡。由于年代久远、缺乏史料及史料间存在矛盾，古人的籍贯难免存在争议，这属于学术问题。一些学者未进行深入研究，就匆忙得出结论，这很不严肃。

也有人认为名人故里之争有好处。新浪网的调查显示，认为名人故里之争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历史名人的研究”的，占24.4%，认为“完全没有意义”的占9.3%，有2.9%的人认为“不好说”。

针对一些地方打着传承文化旗号争夺名人故里、兴建假文物、盲目举办祭拜活动、肆意炒作负面历史人物、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的告知要求，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、故居、重要文物所在地的认定，要本着积极有益、少而精的原则，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认定，有争议、未经认定的，不宜命名或宣传。

故里之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，但争夺的



两省三地争夺老子故里(资料图片)

新闻时评

医保卡如何实现功能回归

近段时间，医保卡被滥用的情况经常发生：不少药店开成了“超市”，不仅卖药，也卖酱油、毛巾等生活用品，顾客拿医保卡就可以买单。

其实，医保卡变身“酱油卡”、“购物卡”的现象，并非新问题。国内类似情况不胜枚举，更有甚者，药贩和药店勾结，帮持卡人以70%的折扣套取医保卡现金。

如何改变这种局面？很多人包括医保部门首先想到的，就是加强监管，消除制度漏洞。比如，医保部门就表示，发现有定点零售药店刷医保卡卖日用品的，将“罚三千元到一万元”；同时，有关部门也向公众发出呼吁，请大家不要乱花医保卡内的救命钱，不要“占小便宜吃大亏”，等等。

在监管环节下工夫，当然有其必要性。但如果我们从整个政策性医疗保险这一“系统”来探析，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视角、一些更本质的启示。

一个颇有趣味的问题是：按制度设计初衷，医保卡本应被百姓视作“救命钱”，会得到自觉珍惜，何以遭遇如此现实尴尬？难道老百姓连这点基本的自爱之心、理性和常识都不具备？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：现行的医保卡以及政策性医疗保险制度本身，为何并未对公众体现出其本应具备的吸引力？事实求是地说，政策性医疗保险网络的搭建，顺应了转型期中国的现实需求，也是一种纠正偏颇的医疗体制也是一种纠正偏颇；然而毋庸讳言，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尚处初创阶段，加之各地推进程度不一，不完善、不合理的自然难以避免。

比如，医保卡使用不够方便，手续复杂。也许是出于监管的考虑，不少地方设置了医保卡刷卡

购药限额，在福州工作的李女士就埋怨，有一次她要买280元的药品，可药店说按规定每半个月只能刷卡150元，她只好隔了半个月后又去了一次药店，才把药买齐。而一旦住院、动手术，医保卡的报销流程则更为复杂，让一些病人和家属叫苦不迭。

又如，医保卡的“医疗保障”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。个人账户部分资金太少，对看病作用有限，如果大病时再碰上某些医院不主动告知，走的是门诊而不是住院渠道，报销比例更是有限。有人还曾计算过，某省实行的“全民医保”，远远不能达到“病有所医”的程度，医保卡充其量只能算是张“八折卡”、“六折卡”。

再如，地域限制太死，医保卡的“漫游”和“互联互通”功能缺失。目前，医保卡基本上还是“地方粮票”，不仅难以跨城市、跨省份使用，甚至在一些城市内部尚且存在鸿沟。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，这种“割据”局面自然也会影响医保卡的吸引力，让持卡人持卡卡内资金没有安全感。

其实，换个视角，医保卡的使用并没有必要死守某种固定模式。比如北京就规定，医保卡资金可以自由去银行提取；又如，广州拟出台新规定，医保卡账户内资金可一家人合用……这些做法，目的只有一个：让医保卡更人性化、更好用。

可见，防止医保卡被“钻空子”，绝不能仅靠静态的加强监管，更要通过增加、凸显“医疗保障功能”，让医保卡摆脱“鸡肋”形象，越来越实用、贴心，从而提升公众“忠诚度”，如此，老百姓必然会倍加珍惜医保卡账户资金，而药店以及任何觊觎这些资金者也未必有机会下手。徐锋



别让国学教育止步于“经典诵读”

教育部今年将在全国学校开展“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”试点，北京市教委日前透露，昌平区已被确定为试点区，区内中小学、中职学校将在语文、历史、德育等课程中强化经典讲解、诵读内容，高校大学语文及中文、播音主持、影视话剧表演、师范类等专业相关课程中也需训练和考核学生诵读和书写技能。《北京日报》8月2日

传统文化，是民族的符号，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。随着经济的腾飞，文化的复兴也成为一个大重要课题。在这样的时代，高举捍卫传统文化大旗的国学热就是一种必然。近年来，公共社会对传统的兴趣日增，对经典的关注越来越强烈，神州大地，经典诵读蔚然成风。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精神经典。经典，经过了五千年文明的积淀，我们自然有责任、有理由将之继承发扬传承后世，国学教育责任重大。但问题是，捍卫传统、弘扬国学的教育，不能止步于让中小学生们进行“经典诵读”。

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说过，传播中国文化不能一味钻进历史故纸堆，应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，应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接轨。在笔者看来，中小学阶段的国学教育，应重在传统人文积极精神理念的传播，而不能总是停留在简单

我们仍不富裕

据香港《文汇报》报道，在央行宣布中国超日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，境外各个机构纷纷表现出力捧中国之意。英国智囊组织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(NIESR)更是发表报告称，中国只需9年就能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。对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表示，预计2025年中国将赶超美国。他并提醒，中国需防范发达国家的“先捧后杀”策略。对于这一看似振奋人心的报告，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。焦海洋 文/图

但愿“三钱”别成大师的句号

89岁的钱伟长走了。8年前，我们送别中国原子弹之父、师从居里夫妇的钱三强；去年，我们送别中国航天之父、留下中国教育世纪之问的钱学森；今天，我们挥别中国近代力学、应用数学奠基人，曾得到爱因斯坦赞誉、有“万能科学家”之称的钱伟长。

被周恩来总理命名的、为中国科技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“三钱”从此成了绝响，历史悄然合上了这一页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迟早会失去他们，但“三钱”的相继仙逝，仍然引发了我们灵魂深处的痛楚。这份痛楚，近年来我们并不陌生。送别钱钟书、送别冰心、送别巴金……现在是钱伟长，我们不断和这样一些世纪老人作最后的挥别。以中国人传统的眼光来看，98岁当是喜寿，或应点起红蜡烛，为钱老送行。

我们的痛楚，不仅仅在于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生命已逝，他们的逝去还提醒人们：那个始于“五四”的，厚重的时代，那个纯真的、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文时代，那些把德先生、赛先生看得重于生命的传奇人物，终于远离我们，凝固成一个个不再回顾的背影。“三钱”，这样一些长寿的、辉煌的生命，初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，将两个世纪的愿望相串，让我们的记忆复活，用他们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追求和科学精神，温暖和慰藉着今人浮躁的心灵。

但愿“三钱”别成大师的句号

钱伟长先生成了“三钱”的句号，我们多么希望，他不会真的成为一代大师的最终句号。

纵观钱伟长的成长经历：江苏无锡锡山镇七房桥村贫穷的乡村教师之子，家境贫寒而营养不良，上大学时身高只有1.49米；以国文、历史满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，然而其他四门课，数理、化、英文，一共只考了25分；因为抗战爆发，国难当头，钱伟长决定要学“造飞机大炮”的学问，这个物理5分的历史系学生居然转学到物理系，并最终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……

这样细细一想，未免有些沮丧。按现在的升学体制，钱伟长几乎可以肯定会与清华无缘。生于贫穷的乡村，没有补习班可上，哪有自主招生的机会，严重的偏科将使他的物理一本分数线生畏，更不要说以文科生而转到竞赛尖子云集的理系——钱伟长的“奇遇”，在今天看来，简直如天方夜谭。但在当年，却并不稀奇，比如他的家钱钟书，当年也是以国文满分、数学十几分被清华破格录取。

钱伟长说，我没有专业，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。钱伟长还说，好学生就是“有一肚皮问题的学生”。这些理念今天听来渐渐陌生了。什么赚钱就开什么专业，这不光是学生的选择，甚至也成了很多高校的选择。什么是好学生，就是“一肚皮标准答案”的学生。在高校，农村学生的比例正在急剧下降……

钱学森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世纪之问，钱伟长带着“一肚皮的问题”离去，他们留下的问号，亟待中国教育改革尽快作出解答。否则，他们真的将成为一个个醒目的句号，终结我们对大师的悬望……

李泓冰